电影《北川重生》举行首映式

本报济南5月12日讯(记者 倪自放)今天是“5·12”汶川特大地震三周年纪念日。下午,电影《北川重生》在济南举行首映式。省委副书记、省长姜大明,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孙守刚出席首映式。

首映式开始时,与会人员向在“5·12”汶川特大地震中遇难同胞默哀。

电影《北川重生》描写了汶川大地震后,以山东为代表的各地援建者们,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舍小家顾大家,以对灾区人民群众的高度政治责任感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克服种种困难,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项目建设,出色完成了救援、援建、建设任务的感人故事。该影片已经被确定为建党90周年重点献礼影片。

《北川重生》主创:
精神的重建更重要

本报记者 倪自放

赵冬苓

孔笙

董勇

“电影取名重生,不仅是指灾区物质的重建,不仅是建了那么多房子,更直面灾后人们心灵的重生和升华。”在《北川重生》的首映式上,该片编剧赵冬苓这样解释这部电影的名字。

由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摄制的《北川重生》,主创队伍里有《沂蒙》《南下》《北方有佳人》的编剧赵冬苓,《闯关东》《生死线》导演孔笙以及以饰演警察成名的董勇等业内知名影视表演和制作人员。

编剧赵冬苓去年12月到汶川去采访时,一度为如何去写非常犯难,直到她采访到一个卖花姑娘,“这个姑娘在地震中失去了父亲,她说最危险的时候她希望自己活着,但灾后她希望自己死去,因为经历过那场灾难的人心灵上受到很大伤害,总觉得活着太痛苦。”赵冬苓说,从这个姑娘的讲述,自己找到了《北川重生》的切入点,“我们表现的是精神上的灾后重生和抚慰,不仅仅是援建者抚慰北川人,而是北川人和山东援建者在精神上互相抚慰。”

《北川重生》导演孔笙表示,在援建过程中,山东有三四万援建人员在北川,电影《北川重生》中的很多情节,都有援建者原型的影子。

曾经出演过《重案六组》《黑洞》等作品的董勇,一听说是拍摄汶川大地震后重建题材的作品,二话没说就答应了,“3年前汶川大地震时,我在绵阳拍摄《祸福相依》,由于女演员身体不适推迟了20天,从而幸运地躲过了地震,但好多人在地震中遇难了,我不知道用什么心情来表示……”董勇说,《北川重生》中表现的许多内容,都是自己在北川亲眼见到的,真实可信,“尽管有艺术的加工,但真实的东西最能打动人。”

摄影 本报记者 徐延春

城市和心灵的重生

□王颖

作为一部电影,《北川重生》的起点和目的地一目了然:从废墟到城市,从无到有,从死到生。电影从“积木地震”开场,迅速通过电视传媒介入汶川地震的信息,并以电视作为连接点,将两位男主角的行动统一在一起。几分钟的开场片段,已将人物状态、主要戏剧冲突介绍清楚,简洁大气。

在有力的主线推进中,出色的细节也比比皆是。电影开场,从儿童口中开玩笑的“积木地震”转到真实的地震,这个细节可谓是神来之笔;母亲去世后,李振河坐在老人的床边,手按在几块母亲用过的格子手绢上,又俯身躺在母亲常铺的粗布小褥子上;老宋企图自杀之时,听到新北川选址已定重建可望,终于从悬崖边上撤回脚步,慢慢地向着“活”的方向奔跑起来。细节对于主线是一种补充,也是更能够进入人物内心的手段。

在电影中,每个人的内心世界乃至“心灵的阴影”,是随着剧情主线的推进渐渐披露出来的。无论是灾区人民还是援建人员,每个人的心灵都有创伤和情结。电影在两组人物角色之间设立了微妙的对照和呼应,从而将每个角色都人尽其用,共同统一在和谐的人物框架中。荣华一家几个孤儿,与孙学林的小儿子之间存在着对照和呼应;李振河的母亲和吉娜妈妈彼此之间也是对照关系;孙学林和老宋,两个婚姻缺失的男性,同样有着对照和呼应。学林在灾区偶遇前妻,在幽怨的羌笛声中,两人默默无语。镜头一转,老宋孤独地坐在火堆边,面容哀伤。在老宋企图自杀之后,学林从老宋的痛悔中,意识到家庭和亲情的可贵,内心走向成熟。

《汶川重生》不仅仅是一部关于城市重建的电影,还是一部关于人的心灵成长与成熟的电影。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援建人员还是灾区人民,在共同的生活和工作中,在互相帮助和抚慰中,逐渐对生命、对家庭、对爱有了更深入透彻的理解,也就有了更为强大的生的勇气和力量。

(作者系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副教授、电影学硕士导师)

华语女星 戛纳红毯斗艳

第64届戛纳国际电影节11日晚正式在法国海滨城市戛纳拉开帷幕。今年的戛纳红毯上华语女星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当晚,范冰冰发髻高盘,手持一只小小的珍珠手袋,一袭刺绣仙鹤的猩红色拖地长裙,优雅动人。

而巩俐则身着紫色飘逸鱼尾长裙亮相,略施粉黛,健康又靓丽。

袁立当天身着紫粉色拖地长裙,造型甜美而飘逸。 **据新华社**

深股(000951-002230)
个股简评 仅供参考
据此操作 风险自负